

新民主主義論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

爲『中國文化』雜誌而作，原名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一 中國向何處去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態態爲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裏了。特別是文化人與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爲問題了。因此，趁着『中國文化』的出版，說明一下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的動向問題，或者也是有益的。對於文化問題，我是門外漢，想研究一下，也方在開始。好在延安許多同志都有詳盡的文章，我的粗枝大葉的東西，就當作一番開台鑼鼓好了。對於全國先進的文化工作者，我們的東西，只當作引玉之磚，千慮之一得，希望共同討論，得出正確結論，適合我們民族的需要。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決不是『自以爲是』與『好爲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所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唯有科學的態度與負責的精神，能够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是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我想，這可以算作

「中國文化」出版的態度。

二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爲中國的政治革命與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爲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而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與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與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爲一個政治上自由與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爲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三 中國的歷史特點

我們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但是這種新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文化

呢？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與政治經濟關係及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基本觀點。那末，一定形態的政治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後，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於一定形態的政治經濟。馬克思說：『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他又說：『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的說明宇宙，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宇宙。』這是自古人知覺以來第一次正確解決意識與存在關係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為後來列寧深刻發展了高漲的革命的反映論之基本出發點。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觀點。

這樣說來，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的舊文化，它是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與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與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與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與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根據。

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政治與舊經濟是什麼？而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又是什麼呢？

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即自鴉片戰爭到中日戰爭，一百年來，中國已逐漸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的中國，在淪陷區，是殖民地社會；在非淪陷區，基本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不論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都是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作為統治的東西來說，這種社會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經濟之反映的文化，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這些統治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要革除的，就是這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與舊文化形態。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與新文化。

那末，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又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由此可以斷言，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一切人物、一切團體，都必須注意這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與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將人民引到絕路，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蟲。

四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分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其第一步現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因此，這個歷史特點是怎樣形成的？它是一百年來就有的？還是後來才發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國的與世界的歷史發展，就知道這個歷史特點，並不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就有的，而是在後來，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形成的。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個形成過程。

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爲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做第一步。

這個第一步，可以說，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一二九」運動，直到今天的抗日戰爭，這樣許多個別的階段，費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從某一點上說來，都是實行這第一步，都是中國人民在不同的時間中與不同的程度上實行這第一步，實行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爲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爲了完成第一個革命而鬥爭。而辛亥革命，則是在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這個革命，按其社會性質說來，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革命，現在還未完成，還須付與很大的氣力，這是因爲這個革命的敵人，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強大的原故。孫中山先生說：「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就是指的這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却改變為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綫上說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爲什麼呢？因爲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與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綫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實行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佈宅願意爲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之影響下面解放出來並宣佈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

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綫的同盟軍，而當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綫的同盟軍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基本上依然還是掃除資本主義殘廢道路上的障礙。然而這一革命，已經不是舊的、完全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爲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或參加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與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爲目的的革命。這種革命，在其進行中，因爲敵情與同盟軍的變化，又分爲若干的階段，然而其基本性質是沒有變化的，不到社會主義革命之時，其基本性質總是同一的。

這種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爲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爲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却爲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爲社會主義的國家與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

因此，這種革命，它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確的命題，還是在一九二四至二十七年的中國大革命時期，就提出來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而為當時一切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人們所贊成的。不過那時還沒有發揮這一理論的意義，以致還只是模糊的認識這個問題。我記得一九二五年蔣介石先生東征陳炯明，到了潮汕發表演說時，也說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這句話。

這種『世界革命』，已不是舊的世界革命，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早已完結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同樣，這種『一部分』，已經不是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

中國共產黨人提出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

斯大林還在一九一八年作十月革命一週年紀念的論文時，就說道：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最重要的有下列三點。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帝國主義下解放的一個整個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問題開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真正的道路，而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

，把他們吸收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的共同軌道上來。第三，因此，它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利己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從西方的無產者起，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的被壓迫民族止，建築了一條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見張仲實譯斯大林『論民族問題』，延安『解放社』版第一三〇頁）。

從這篇文章以後，關於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脫離了舊範疇，改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部分的理論，斯大林曾經多次的發揮了。解釋得最清楚明確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發表的「當時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爭論的文章」。這篇文章，載在張仲實譯的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一書上面，題目叫做『再論民族問題』。其中有這麼一段：

「舍米契同志，曾引證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書中的一段話。那句話是這樣說的：『民族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相互間的鬥爭。』他引證這句話，其意在想藉此暗示他所下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的界說之正確。不過，斯大林那本小冊子，是在帝國主義大戰前著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全世界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基本要求，還沒有當作無產

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當作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時候起，國際的形勢，已經根本改變了。歐戰和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要是看不清這一點，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寧尙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間，他就在「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討論的總結」一文中說過，民族問題中，關於民族自決權這個基本點，已不成其為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經變為全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了。列寧，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代表者，關於民族問題的許多深遠著作，那更不用提了。因此，在我們已由於新的歷史環境的原故，而進入於一個新的時代——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現在，舍米契同志，却引證斯大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著的那本書中的一句話，會有什麼意義呢？它僅有這樣一個意義，就是，舍米契同志的引證，是完全離開了時間與空間，不顧到活的歷史環境，因而違犯了辯證法的基本要求，沒有考慮到某一個歷史環境下是正確的話，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下是不正確的。」

由此可見，有兩種世界革命，第一種是屬於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還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後，開始了第

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爲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爲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着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了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

中國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義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已經一天一天把世界拖進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是在蘇聯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而有能力領導與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與一切革命人民反抗帝國主義戰爭、打擊資本主義反動的時候，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正在準備打倒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是在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與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已經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候，在今天，我們是處在這種時候，那末，應該不應該估計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應該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

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爲許多小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

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最新式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早已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現在更已成了這種世界革命偉大的一部分，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特點，這就是二十年來（從『五四』運動算起）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生動的具體的內容。

五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中國革命分爲兩個歷史階段，而其第一階段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新的歷史特點。但這個新的特點具體表現在中國內部的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上又是怎樣的呢？下面我們就來說明這種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五四』運動發生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

人民戰爭

這一時期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國紅軍主力，改編爲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留在長江南北各地的中國紅軍游擊隊，則改編爲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相繼開赴華北華中作戰。內戰時期的中國紅軍，保存了並發展了北伐時期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的民主傳統，曾經擴大到幾十萬人。由於國民黨政府在南方各根據地內的殘酷的摧毀、萬里長征的消耗及其他原因，數量減少到幾萬人。於是有些人看不起這枝軍隊，以爲抗日主要依靠國民黨。但是人民是很好的穩定人，他們知道八路軍新四軍此時數量雖小，質量很高，只有它才能執行真正的人民戰爭，它一旦開到抗日的前線，和那裏的廣大人民相結合，其前途是無限的。人民是正確的，當我在這裏做報告的時候，我們的正式軍隊已發展到了九十一萬人，民兵發展到了二百二十萬以上。不管現在我們的正式軍隊比起國民黨現存的軍隊來（包括中央系與地方系）在數量上還要少幾十萬，但是按其所抗擊的敵偽軍的數量與其所担负的戰場的廣大說來，按其戰鬥力說來，按其有廣大的人民、民兵與游擊軍配合作戰說來，按其政治質量與其內部統一團結步調一致說來，它已經成了中國

資產階級還有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這裏，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有建立反帝國主義與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綫的可能。

但同時，也即是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於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與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土地剝削有密切聯系，因此，他們就不願與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願與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而且他們又在一九二七至三六年這一個長的時期內，投入了帝國主義的懷抱，並和封建勢力結成同盟，背叛過自己的革命綱領，反對過當時的革命人民。在抗戰中，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衛為代表，又已投降敵人，表示了大資產階級的新的叛變。這又是中國資產階級同歷史上歐美各先進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法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歐美各國，特別在法國，當他們還在革命時代，那裏的資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徹底的。在中國，其資產階級則連這點徹底性都沒有。

一方面——革命性，又一方面——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